

藏園批注楹書隅錄

〔清〕楊紹和撰
傅增湘批
朱振華整理

書目題跋叢書

中華書局

非外借

書目題跋叢書

藏園批注楹書隅錄

〔清〕楊紹和撰
傅增湘批注
朱振華整理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藏園批注楹書隅錄 / (清) 楊紹和撰 ; 傅增湘
批注 ; 朱振華整理. -- 北京 : 中華書局, 2017.6
(書目題跋叢刊)
ISBN 978-7-101-12497-2

I. ①藏… II. ①楊… ②傅… ③朱… III. ①私人藏
書-圖書目錄-中國-清代 IV. ①Z842.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7)第050362號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書名 | 藏園批注楹書隅錄 |
| 撰者 | 〔清〕楊紹和 |
| 批注 | 傅增湘 |
| 整理 | 朱振華 |
| 責任編輯 | 李曉燕 李肇翔 |
| 出版發行 | 中華書局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刷 |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|
| 版次 | 2017年6月北京第1版
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|
| 規格 | 開本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張13¼ 插頁4 字數320千字 |
| 國際書號 | ISBN 978-7-101-12497-2 |
| 定價 | 48.00元 |
-



藏園老人七十歲書齋坐像

楹書隅錄初編

道州何維樸署檢

《楹書隅錄初編》書影

科令楚北改授杭州校官嘗自署爲七上黃鶴樓散
人云紹和再記

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有谿莊下有舊印得樹

樓藏書汪喜孫印孟慈喜孫審定江都汪氏問禮堂
收藏印祕書少監顧廣圻印千里澗蘋臣榮光石雲
山人阮氏小雲過目各印

中稍奇與今藏禮記同十三行三十四日只行同仰里以左右相向

記爲石印多工楷文又重有蓋湖石印以白文

有以山字中而五可其書亦具其印



檀構缺筆

紙印精多向省

品強欲露修補完

好有朱筆評点

士礼居原損孫近

是空舊錦套

余收此書時若能舉

續并從完荀子管子

淮南子曰收之虛不七

妙手余生平秘寶需

驗虛亦自有短處

北宋本新序十卷五册一函

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□年□月具官

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

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鐫刻之佳惡一開而

可辨者可

似有衍字

也辛丑夏五謙益題

在卷一後

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賁傳錄何校宋本新序

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其真矣繼

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本來留閱信

宿校首冊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鞏地與姓名一行

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

書目題跋，是讀書的門徑，治學的津梁。

早在漢成帝時，劉向奉詔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，每一書成，“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”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，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，取名《別錄》。這裏所謂的“條其篇目”，就是在廣泛搜集版本、考證異同的基礎上，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、次序；所謂的“撮其指意”，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。劉向所撰書錄，在內容上應該包括：書名篇目、版本鑒別、文字校勘、著者生平、著述原委、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，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。劉向死後，其子劉歆又在《別錄》的基礎上，“撮其指要，著為《七略》”，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此後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，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。在官修目錄、史志目錄之外，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湧現。

南朝劉宋時，王儉依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之體，撰成《七志》。《七志》雖無解題或提要，却在每一書名之下，為撰著者作一

小傳，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，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。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則增撰了解題，繼承了劉向《別錄》的傳統，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。唐代的毋煥撰有《古今書錄》，其自序云“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”，可知，《古今書錄》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。

到宋代，官修《崇文總目》，不僅每類有小序，每書都有論說，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。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，而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，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。尤袤的《遂初堂書目》，羅列版刻，兼載版本，為自來書目之創格。而流傳至今、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。晁公武曾接受井度（字憲孟）的大批贈書，加上自己的收藏，“躬自校讎，疏其大略”，撰成《郡齋讀書志》，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書目題跋；稍後的陳振孫（號直齋）利用自己傳錄、積累的大量書籍，仿照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的體例，撰為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並首次以“書錄解題”名其書。晁氏《讀書志》、陳氏《書錄解題》是書目解題的傑作，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“雙璧”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價《書錄解題》說：“古書之不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偽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，不可廢也。”（卷八五）

到了明代，隨着藏書、刻書事業的發展，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，如徐渤的《紅雨樓題跋》、毛晉的《隱湖題跋》，都是當時的名作；又如高儒（自號百川子），所撰《百川書志》，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。

入清以後，由於文禁森嚴，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，研究學問，私人藏書盛況空前，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。明末清初，錢曾的《讀書敏求記》，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、元精刻，記述其授受

源流，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，開啓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。稍後，黃丕烈的《百宋一廬書錄》和《藏書題識》，注重辨別刊刻年代，考訂刊刻粗精，成爲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。瞿鏞的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每書必載其行款，陳其異同；楊紹和的《楹書隅錄》在考核同異，檢校得失的同時，又詳錄前人序跋，間附己意。周中孚號鄭堂，其《鄭堂讀書記》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體例，著錄圖書四千餘種，被譽爲四庫提要的“續編”。至於藏書家張金吾，把“宋、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”，逐一著明版式，鈔錄序跋，對《四庫全書》不曾收入的圖書，則“略附解題”。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，撰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，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，“於明初人之罕見者”，亦“間錄一二”，陸氏“間有考識，則加‘案’字以別之”。上述諸書，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，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，其中，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，不僅查閱方便，而且史料價值很高。丁丙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既著錄明人著作，又留意鄉邦文獻，鑒賞、考證，兼而有之。沈德壽的《抱經樓藏書志》則仿張、陸二氏而作，收錄範圍延至清代。繆荃孫的《藝風藏書記》、耿文光的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也都各有所長。所有這些，都可歸之爲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。

此外，有些藏書家和學者，不是爲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，邊收集圖書，邊閱讀、研究，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，隨得隨記，這便是類似讀書劄記的書目題跋。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，邊讀邊記，日積月累，被整理成《開有益齋讀書志》，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，被稱爲“方駕晁、陳，殆有過之”。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，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，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，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，有的鑒

定版本時代，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、作者行實，這些文字，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。

總之，書目題跋由來久遠，傳承有緒。書目題跋，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，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。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，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、相同的內容。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，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。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學問專長、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因此，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、各有特色，各有其參考價值。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，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內容、更多的信息，更高的參考價值，對讀者閱讀、研究古籍，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。一部好的書目題跋，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。而且，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、札記，也往往以“題跋”名書，如陸心源所撰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儀顧堂續跋》，潘祖蔭、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，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《絳雲樓題跋》，可見，“書目題跋”之稱，已被學者廣泛採用。

有鑒於此，我局於一九九〇年出版了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十輯，二〇〇六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，增編為《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》十九冊，雖說還不够完善，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，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，而已經收入叢刊的，也有個別遺漏，加之成套影印，卷帙較大，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，於是決定重新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。

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、實用而又稀見的，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晚

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、批注本；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；以圖書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會石、碑傳題跋。在出版方式上，不採用影印形式，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，標點排印，以方便廣大文史研究者、工作者、愛好者，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。

我們希望，這套叢書的出版，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，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2017年5月

整理說明

本書《楹書隅錄》五卷、《續編》四卷，根據傅熹年先生珍藏、藏園老人傅增湘批注本整理出版，故名《藏園批注楹書隅錄》。《藏園批注楹書隅錄》同《藏園批注讀書敏求記校證》相仲伯，是傅增湘晚年手批的兩個最有價值，而且從未面世的本子。

《楹書隅錄》，清楊紹和（1830—1876）撰。紹和字彥合，號礪卿，山東聊城人。其父楊以增（1788—1858），字至堂，號東樵，道光初年進士，歷任要職，曾總理糧臺，官至江南河道總督，卒後謚號端勤。楊氏家境富饒，卻無其他嗜好，一心收藏圖書，富至數十萬卷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楊氏建成藏書樓，取《學記》“先河後海”之語，顏之曰海源閣，專儲宋、元善本。咸豐年間，楊氏又收得汪氏藝芸書舍所藏黃氏士禮居的宋、元善本，以及周氏水月亭、顧氏小讀書堆、袁氏五研樓、鮑氏知不足齋等海內名家所藏之書。在楊氏諸多善本中，又以宋本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和《史記》、兩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最爲著名，所以又辟四經四史齋庋藏。當時，楊氏藏書雄居海內，其聲名遠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、歸安陸氏皕宋樓之上；而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，與楊氏海源閣並峙南北，故有“南瞿北楊”之稱。著名藏書家、教育家傅增湘稱：“海源閣藏書爲海內之

甲觀，而四經四史又海源閣中之甲觀矣。”^①（《藏園群書題記》附錄二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）

本書撰者楊紹和，幼受家庭熏陶，“時甫六齡，最爲先大父鍾愛，游躅所至，必追隨杖履以侍左右”（《楹書隅錄》卷四《宋本孟浩然詩集》題記）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中進士第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後官至侍講。他邃于漢學，精研訓詁，曾作《毛詩》、《公羊》札記。在京師翰林院任職期間，專心搜購書籍。“珥筆餘暇，輒約二三同志作海王村游，每得善本，則折柬相邀，竝几賞玩，考訂商榷，流連晨夕”（見本書楊保彝跋）。當時，毛氏汲古閣、錢氏述古堂以及徐乾學、季滄葦之書，已歸清室怡府樂善堂。慈禧發動北京政變時，怡親王戴垣被誅，樂善堂秘籍散出。于是，毛、錢、徐、季之書，又輦歸海源閣，爲楊紹和所有。這樣，南北所藏名鈔精帙，薈萃于山左，海源閣蔚然爲北方圖書之府。

同治九年（1870），楊紹和以其父四經四史齋藏書爲主，撰成《楹書隅錄》五卷。翌年，又在其子楊保彝（1852—1910）的協助下，成《續編》四卷。楊紹和本有再作“三編”之議，惜因早卒，未償夙願。光緒癸巳（1893），上述二稿經其子保彝整理校訂，始成定本。次年甲午（1894）海源閣刊行。計收宋本八十五，金、元本三十九，明本十三，校本百有七，鈔本二十四，共二百六十八部。所錄各書，

① 清陸以湜《冷廬雜識》卷一“藝林佳話”條云：“聊城楊至堂河督以增得宋板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史記》、兩《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，顏其室曰‘四經四史之齋’，是皆可爲藝林佳話。”但據楊紹和《楹書隅錄》卷一《宋本毛詩》下題云：“先公所藏四經，乃《毛詩》、‘三禮’，蓋其皆爲鄭氏箋注也。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雖有宋槧，固別儲之。先公與陸君平生未識面，當由傳聞偶誤耳。”又於該書卷四《宋本韋蘇州集》云：“余藏宋槧各書，經部則有《毛詩》、‘三禮’，史部則有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三國》，嘗以四經四史名齋。”據此，則此“四經”中，不應有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。

記其版式、印章，詳載題跋評語，考證異同，檢校得失。楊氏有所發明，則間附己意，撰爲題記。由于其中所收黃丕烈舊藏即有七十餘種，爲數衆多，故有“是《錄》所登，半出自黃”之說（見本書許廣廳序）。據載，潘祖蔭編印《士禮居題跋》時，即曾根據此稿鈔胥。柯劭忞稱：“楊氏以藏書爲世業，宋槧元鈔，集諸家之大成，故藏弄之富，鑒別之審，海內推先生第一。”（見本書柯跋）

楊氏藏書，久爲海內所仰慕，但海源閣偏處山左一隅，交通不便，楊氏又秘不示人。直到辛亥革命以後，袁世凱之子袁克文想把海源閣藏書攫爲己有，山東當局也有圖書歸公之議，中外坊估又絡繹于途，覬覦之心不死。楊氏後人惟恐藏書難保，1927年10月，楊紹和之孫楊敬夫（1900—1970），便把部分藏書捆載至天津出售。其後兵連禍結，海源閣藏書相繼四散人間，引起舉國書界嘩然。

1914年冬，傅增湘于廠肆購得宋蜀刻本《孟東野集》，即爲海源閣故物。1930年，傅增湘作客津門，得觀楊氏所藏宋本子集二十六部。次年三月，又到天津鹽業銀行觀書，並撰寫了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，記述了所睹各本的情況。除了親赴天津所見者以外，傅氏還“多方尋究，展轉屬託”，希望“盡窺寶藏”。于是便有文祿堂、藻玉堂、文友堂及董廉之送閱者，有在李盛鐸家所見者。“在近現代藏書家和版本學家中，見到海源閣書最多而有題記的，首推傅沅叔”（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《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》王紹曾“代序”）。丁延峰先生據傅增湘先生所撰各書統計，傅氏經眼海源閣書且加題記批注者有一百一十二種（見丁延峰著《海源閣藏書研究》，商務印書館，第544頁）。

據傅熹年先生說，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“記載楊氏殘存質于鹽業銀行各書，初發表時，各書時代版本多因楊氏舊題，蓋不欲過拂其意，以爲他日再觀或借校地步。其時代懸絕，顯然誤認者，皆不舉

其書。至若‘四經四史’中之《儀禮》、《春秋》等書，素負重名，不容置而不論，則推為未見以避之。此當時情勢使然。然于日記及手批《楹書隅錄》中均直書無諱”（見本書附錄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後“藏園日記”及傅熹年“案語”）。關於批注情況，傅增湘先生說：“海源閣書散流入廠肆後，以余所見，目中未收者尚數十種，其最佳者為宋嘉定四年劉甲蜀中刊《經史證類備用本草》三十卷。目中所載各書亦偶有未當者，如四經中之《儀禮》及《東萊左氏博議》等。余曾取歷年所見閣中藏書記於自藏本上，兼附管見於後。”（見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卷六《史部·目錄類》）由此可見，藏園批注《楹書隅錄》，蓋有深意存焉。如卷一“宋本《儀禮》鄭注”，楊紹和云“此嚴州本，先公四經四史齋藏宋本三禮鄭注之一也”。傅氏在其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中云，“此即‘四經四史’也，惜《儀禮》未及見”，而在《藏園批注楹書隅錄》中，藏園手批則直云該書為“明嘉靖本”，糾正了楊氏所謂“宋本三禮鄭注之一”的誤說。著名目錄版本學家冀淑英先生在有關海源閣書目覆王紹曾書中，對《儀禮》一書的情況，說得更為詳細具體，可以與藏園批注互相參照。她說：“《儀禮》一書，楊氏四經四史齋中原藏為宋嚴州刻本，即黃氏士禮居影刻之本，此本早已散失。楊氏書運至天津後，為配足‘四經四史’，遂以明本《儀禮》頂替，其先押於鹽業銀行，後掃數鬻歸北圖之九十二種中，‘四經’中《儀禮》即此明刻而題宋刻，並非原有之本。”（見《冀淑英文集》，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418頁）

在本書中，類似這樣的批注，有數十條之多，這些批注的內容，有經過整理撰為題記收入所撰各著作的，也有部分不見於其他著作的，其史料價值，毋庸贅言。

此外，批注《楹書隅錄》的還有周叔弢先生。周叔弢先生于海

源閣書寓目近二百種，大都在《楹書隅錄》上作了精細的批注，這些批注可與傅批相互參證（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《周叔弢批註楹書隅錄》及書前王紹曾“代序”）。因而茲將周批中有關版本情況的批注，注於相關條目頁下，俾便讀者對照參考。

爲了更完整地展現傅增湘先生對海源閣書的研究，特將傅氏所著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、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、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（中華書局）及王菡先生輯錄的《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》（中華書局）的相關資料附於各書題記末。這樣，傅氏有關海源閣書的題記批注，就盡彙於一編之中，亦可省讀者翻檢之勞。

爲方便讀者，我們把清梅曾亮《海源閣記》、江標《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目跋》、孫葆田《楹書隅錄後序》以及藏園老人所撰《海源閣藏書紀略》等有關資料附錄於後，以供參酌。

《楹書隅錄》、《續編》有光緒二十年海源閣刻本及宣統三年董康誦芬室補刻本。由於傅增湘與周叔弢所據本均爲董本，這次整理仍采用董本。海源閣本光緒二十一年印行時補入柯劭忞跋文一篇，現將董本置於《楹書隅錄》末的楊保彝及柯劭忞的跋移至《續編》卷末。

勿庸諱言，對海源閣書目的整理研究成果最著者，爲王紹曾先生與其弟子整理訂補的《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》（齊魯書社），特別是將《楹書隅錄》初續編未收、且有各家題跋的一百一十三種彙編成《楹書隅錄補遺》四卷，又補《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》脫漏善本一百二十三種（見丁延峰著《海源閣藏書研究》第540頁）。一編在手，讀者可窺楊氏藏書全貌。王先生洵爲海源閣書目研究的功臣，惜未能獲見藏園批注，這個整理本庶或聊備讀王氏書者一助。